

明年的日本男子職業高爾夫球季的賽程已排定，獎金總額創下日本職業高爾夫史上的新紀錄，總共有廿一億六千五百五十五萬日圓，約合新台幣二億八千萬美元。

日本男子職業高爾夫球季，已連續三年獎金總額超過廿億日圓，獎金總額節節上升，明年的獎金總額比今年增加約七千五百萬日圓。

從明年三月四日至十二月中旬，日本男子職業高爾夫球季有六十八項比賽，其中七月份比賽最多，有十三項比賽，獎金在三千萬日圓以上的比賽有卅七項，獎金最多的比賽是十二月六日至九日的世

日明年高球賽獎金又提高 難怪我職業好手都往外跑

本報記者 楊武勳

界選手權比賽，獎金高達一億二千萬日圓(約合新台幣六千萬美元)。每年在日本有十個月每周有職業高爾夫賽，一星期之中最多有六項比賽，由於比賽多，獎金也多，因此促使日本職業高爾夫名將層出不窮。

從日本的情形再來看我國一年之中有幾項職業高爾夫賽，獎金總額多少？

過去我國只有亞洲巡迴賽中的一站中國公開賽，以及職業高爾夫賽，去年首創台灣巡迴賽，有九項比賽，獎金總額新台幣九百八十

九萬元。這九項比賽中，有六項由六個球場提供獎金，兩項由葡萄王及惠普公司出錢，一項由中部地區熱心人士出資。

今年第二屆台灣巡迴賽仍維持九項比賽，獎金總額提高為一千一百八十萬元，再加上亞洲巡迴賽的中國公開賽，獎金四百八十萬元，今年在我國舉行的職業高爾夫賽，有十項比賽，獎金總額一千六百六十萬元。

以中、日兩國的男子職業高爾夫賽來作比較，一年之間的比賽數目，日本六十八項，我們只有十項，一年的比賽獎金總額日本高達

新台幣三億多元，我們只有一千多萬元，差距很大，難怪我國高手紛紛前往日本打天下。

不過高手到底佔的比率較少，我國大部份的職業高爾夫選手沒有資格到日本比賽，只能在國內比賽，幸虧從去年起開始有台灣巡迴賽，讓職業球員增加不少比賽機會，尤其對後起的新秀提供更多磨練球技的機會。

我們希望有更多工商企業出錢及更多球場出錢出力，更多比賽加入台灣巡迴賽，對提高我國高爾夫水準將有很大的幫助。

【中央社特稿】曾經先後擔任中共桌球代表隊隊員和教練的狄蕾華女士，近日在台參加十月慶典期間，曾指出中共將大陸桌球界的「三大霸」迫害致死。這三人是大陸桌球代表隊總教練傅其芳、大陸第一屆桌球賽男子單打冠軍姜永寧、為中共奪得第一個世界桌球賽冠軍的容國團。

傅、姜、容三人都曾在含冤死後十年之久，才被外界正式知悉其悲慘下場。當中共於一九七一年開始對美國全力施展「乒乓外交」時，距離「三大霸」死後不過僅僅三年。中共以桌球打開了和美國的關係，而為中共在世界桌球場上建立空前功績的「三大霸」，卻被中共視為政治異己而遭到剝奪性命。

「香港一份頗具知名度的左派刊物『爭鳴』」於一九七八年的七月號，曾經透露傅、姜、容三人的死亡經過，從中可了解北平高層權力鬥爭任意株連無辜者，中共政治運動的殘酷性與恐怖性，於此可見一斑。據這份刊物報導：

中共怎樣逼死桌球「三大霸」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中國』乒乓球隊總教練傅其芳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本來才四十五歲，身重一百八十多磅的胖子，變成了瘦骨嶙峋，兩頰突出，佝僂瘦小的『老人』，每天受盡毒打，無緣無故就會被打一頓，任何人都可以罵他、打他，而加諸於他頭上的罪名，就是『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特務嫌疑』。」

「就在一天深夜，這個為『中國』乒乓球技術衝鋒登世界高峰作出積極貢獻的教練，乘著看守人的疏忽，在隔鄰囚禁他的小房間裡，用窗簾繩『超脫』了自己。在當時的赤色恐怖下，他的屍首被草草一捲，拋上貨車，便送去了火葬場。」

翌月，姜永寧也步上同樣命運。「曾經獲得全『國』第一屆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的姜永寧，亦因受不住精神和肉體上的摧殘，在北京市『體委』(體育委員會)懸樑自盡。姜……多次代表『中國』在國際『桌』壇取得成績，是『中國桌壇』

的『開國元勳』，後來到北京主持乒乓球總教練，文革開始後被人誣告為『歷史反革命』，遂遭囚禁，百般拷問，以致走投無路，自尋短見。」

至此，「三大霸」已去其二，注定了聲名更為人所知的容國團難逃暴政追擊。身懷絕技的傅、姜、容三人都是從香港前往大陸定居的，特別是容國團曾於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第二十五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男子單打比賽中，首次為中共奪得冠軍；一九六一年，他和隊友共同擊敗了赫赫五屆世界冠軍的日本隊，為中共奪得第一個男子團體冠軍；一九六五年，他出任大陸女子桌球隊教練，為中共首次奪取世界女子團體冠軍。如此人物竟也無辜被迫自殺，時間是傅其芳死後的兩個月，姜永寧死後的一個月，顯示中共是有計畫地逐個逼死「三大霸」，而三人又都死於上吊。

「爭鳴」寫道：一批批的「調查人員」接踵前去威逼容國團交代「問題」，「

他眼見同隊多年的戰友，被關的被關，挨打的挨打，尤其是傅、姜二人相繼逝世，……在思想的極度混亂、憤怒與恐懼交織的心理促使下，結果亦走上了傅其芳、姜永寧一樣的絕路。六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容國團離開北京體育館附近的龍潭湖，隻身步行近十里路，到北京近郊的一個農村，用自己的皮帶懸樑，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最令人氣憤的是，當他死後的第二天，林(彪)、江(青)集團份子召開大會，竟宣布容國團是『自絕於革命、自絕於人民、以死來對抗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份子』。」容國團死時，年僅二十八歲，留下了老父、愛妻和只有兩歲的女兒！

